

林說小叢書譯編第六

說小怪神

鬼山狂俠傳

卷上

上海上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原序

余手著此書。固挾勇敢之心。編野人之史。暨諸當世嗜吾書者之艱。此書爲余前十七年。在南亞斐利加時之著作。吾年尙稚。客中侍數長德之後。均年五十以外。寄居蘇嚕。習其土著如朋儕。因得詢其歷史。審是中壯士風概與其古俗。聞所創聞。傳諸人口。萬衆一辭。顧彼國亡人殞。後來亦無崛起之人。今殘黎寥寥。恐過此以往。亦無能言者矣。方吾輩來時。蘇嚕尙爲影國。今則聲影皆寂。白種人蟠據其地。蠹蝕其根。至於糜爛無餘。而前此尙武之精神。則凜凜莫之過焉。顧白種乃以平和之醞釀。積漸消磨之。令彼垂盡。可哀也哉。蘇嚕剛敢無敵之風概。赫然爲天下奇觀者。竟瞽眼如飄風焉。蓋安閼地一戰。傾覆無餘矣。然兵制之備。士氣之勇。經營鼓勵。均肇自查革一人。其始結一小小營隊。在此百年中。權輿部落至纖微也。考其滅亡。則在一千八百二十八年。死於其手足安黎根那鄧革。與其奴摩波矛下。方其未死時。凡東南部之亞斐利加。悉居彼裁制之下。或云。彼國力之偉。殺人不止一百兆。

此百年前東南部之

亞斐利加人絕多實  
查革一人屠戮垂盡

以下吾書所述。實爲宇內之英雄。最梟俠之魁渠實錄。合拿破  
崙特伯利斯爲一手。故暴烈至於無上。而嗣王鄧革。則瑣瑣無錄。然著書者之宗旨。  
則遵小說經塗。必曲繪查革之事實。雖纖細必舉。使有位者生其尙武之精神。尤不  
能不少加點染。令觀者爽目。代亞斐利加之外史。然吾書所言。半多軼事。爲他書所  
無。非純史之家。倉卒中亦不詳斐洲之事。故吾書必厯厯言之。以備閱者簡擇。第著  
筆至難耳。凡爲外史家言。當舍文化。但言其榛狉之狀。殘殺尙勇之風。存國故實。張  
爲古音。以發幽響。故余書敍蘇嚕事。至勁悍無倫。叱咤之間。伏尸十萬。厥狀亦云烈  
矣。乃以野蠻故。不能發現於文明之世界。以文明人固無此蠻想。雖近時炸藥魚雷。  
殺人亦烈。其烈亦不如查革。乃不稱查革。而稱炸藥魚雷者。正文野之別耳。然雖如  
此。而吾書欲存故事。亦不能不述野蠻之言。彼難余者。必將曰。此書敍殺戮過當。非  
文明人語。或專門報章中敍及此耳。又或曰。此書出可立毀之。吾輩尙自由。胡乃以  
霸王專制事。令人餒喪。不知吾書特紀事。備史家采摭。非好妄語。以取大雅君子之

罪責。今彼人尙云查革親弑其母安鷺。諦弑母之由。吾書已歷敍之。且一舉覆麥革丹馬全族於達底耶納之山谷。慘烈之刑。聞者髮指。而又韙其臨死之預言。言白種人將躡其族。後乃皆驗。此三事。斐洲遺老。實時時述之。至鄧革。戕教燒殺健兒示武。此二事。則不辨其信否矣。傳此事者。蓋一遊食蘇嚕之人。語著書者以狀。因而記之。實莫得其確據。然鄧革之爲人。殘暴無人理。宜視人命如草菅。初不甚惜。若摩波者。當余編述時。其人尙生。彼手刃查革後。逃入深山。與人世絕。不知爲矛所刺耶。或屏居斯登角。易名爲瑞德者耶。則不可知矣。至絕世美人。身死巖洞。父老咸傳其事爲故實。此故已在余書一一存其面目。無敢僭羼以己意。其後有黎西利者。死於一千八百七十年中。死後有人傳其遺書。書中正敍蘇嚕事。余取而證之。後此始聞作者。身世。其人曾云。吾才能爲小說者。必著一集合人生第一等之感情。其言及其宗旨。乃果發現之於吾書矣。書中尙云。洛巴革以詭謀取蘇合西。蘇合西天險也。竟唾手得之。黎西利又云。此事滋礪。蘇嚕人自兵間歸告余。入險成功。得妻而返。黎西利之

能成此書。得力於其友者至多。友名西尼。爲蘇嚕極邊之賈人。見聞極廣。咸得諸內地之傳播。因以述之。黎西利。黎西利亦成一書。名曰蘇嚕內地記。又有約翰者。編日記成帙。亦言蘇嚕事。其人居那達勒。爲度支使。日記中。則逐年記那達勒之時政。余得此書。證以蘇嚕新闢世界中故事。頗窮其纖悉。至於野蠻如洛巴革。及革拉氏。從羣狼行獵。則荒謬之尤。實類小說中之妄語。茲過余亦任之。由蘇嚕內地。實無狼。以識者觀之。則壯士任俠。託爲狼名。亦未可定。若卽彼數書所傳之事實。以意度之。在榛榛狉狉中。每有如是之侈述。如倭西沙革書。恆厯厯言之矣。若魚鷹之椎。蘇嚕人謂之无那路拉麥西布庫。在喀拉威教士書中。亦云爲古時之利器。蠻族中人曾一用之。用者曰安利卑。其人爲自由人。無論他族擾攘。直以此椎入而鎮之。皆定。卽蘇嚕兵冒觸其鋒。一椎之下。死人以二十爲數。矛隊遇之。直如堅蘆之竿。鞭覆小草。立殞。其人力絕大。殺豹如撲蠅。如吾書中敍洛巴革。力拗叛奴之身而死。同其英武矣。平心論之。吾書多曠渺之談。實則中含玄機。亦不能示人以兆。若云言逾其實。吾亦

不卽甘受。余曾聞一故事於先輩曰。古蘇嚙明神似曾臨照蘇嚙。鼓盪其英俠之氣。故國民果毅如是。此一節與西尼言至類。其言曰。部中有神。名南柯布魯萬。爲天上女王。曳白衣。狀如少女。爲天帝之使。其見神多擇人而顯其神通。無論何語。外人咸莫能聞。方蘇嚙未大戰之前。神復降。示人以將有大故。且言災害將立至。天降火於古皇之殯宮。宮中火亦大熾。其第二次降於蘇嚙。則迷憫羣婦人生瘞其子。露首地上待死。悠然自歸。而兒能啼。均不死。迨暮則挖地取兒。兒生也。由是觀之。此神固蓄方術。聽者將唾吾面。不知蘇嚙人迷信此神。咸蓄異想。貴者極貴。富者極富。自信身得神佑。故富貴永永不殺。讀者欲知吾書之詳。當一一檢閱喀拉威之書。彼書固多言古蘇嚙之宗教也。今約言之。蘇嚙之人。崇拜者惟其先祖。自祖考上追崇所始。至於天帝而止。摩波者。非微賤人也。生有僞才。能記故事。厯厯如貫珠。實以專制爲宗旨。吾書但擷采精華。期振作國民精神而止。且倍增其色。使觀者神動。其事甯易易哉。書中圖畫詳贍。而皆有憑證。又多從文法中出。臨時取證。靡不符合。卽言故事之

摩波雖報仇殺人。有干天律。不能使其部民自由。而方寸之中。則夷然無忤。方知自由之至可樂也。哈葛德敘。

此文極冗長。然原作如是。不能不存其真。譯者於序事之文。有時頗加芟節。惟論事之文。則不敢妄意裁減。故此文頗不中程。中西文法稍異。識者諒之。

譯者記

畏廬曰。余前譯孝子火山報仇錄。自以爲於社會至有益也。若是書奇譎不倫。大弗類於今日之社會。譯之又似無益。不知世界中事。輕重恒相資爲用。極柔無濟也。然善用之。則足以藥剛。過剛取禍也。然善用之。又足以振柔。此書多虐賊事。然盜俠氣概。吾民苟用以禦外侮。則於社會又未嘗無益。且足以印證古今之風俗。宋孟珙蒙韃備錄曰。凡占吉凶。每用羊胛骨。而是書中言神巫占卜。則亦用牛骨也。文惟簡。虜廷事實曰。富貴之家。人有亡者。取其腸胃。實以熱鹽。而是書言醃尸。亦用鹽也。其尤奇者。蘇嚕殺人之烈。乃一一如蜀碧之記張獻忠。查革自戕其子。則與漢書孝成趙皇后傳中所記。又無異也。余最服班孟堅記趙昭儀。以綠綿方底。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。凡兩戮兒。一寫綠綿方底。一寫綠囊。書曲折幽闊。爲好手。裨官百摹不能一及。今此書寫摩波存兒事情。事亦至曲折。余間以漢書法寫之。雖不及孟堅之高簡勁折。而吾力亦用是罷矣。凡以上所言。均非是書精神所在。是書精神在狼狽洛巴革。洛巴革者。終始獨立。不因人以苟生者也。大凡野蠻之國。不具奴性。卽具賊性。具

奴性者。大箇一斤以死。則頓首俯伏。哀鳴如牛狗。既不得生。始匍匐就刑。至於凌踐  
蹴踏。慘無人理。亦甘受之。此奴性然也。至於賊性。則無論勢力不敵。亦必起角。百死  
無斃。千敗無怯。必復其自由而後已。雖賦性至厲。然用以振作積弱之社會。頗足鼓  
動其死氣。故西人說部。舍言情外。探險及尙武兩門。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。明知不  
馴於法。足以兆亂。然橫刀盤馬。氣概凜烈。讀之未有不動色者。吾國水滸之流傳。至  
今不能漫滅。亦以尙武精神。足以振作凡陋。須知人心忍辱之事。極與恆性相戾。蘇  
味道。婁師德。中國至下之奴才也。火氣全泯。槁然如死人。無論矣。若恒人者。明知力  
不能抗。無道然遇能抗。無道之人。未嘗不大喜。特畏死之心勝。故不敢出身與校。其  
敗類之人。則茹柔吐剛。往往侵蝕禪臚。以自鳴其勇。如今日畏外人。而欺壓良善者。  
是矣。脫令梟俠之士。學識交臻。知順逆。明強弱。人人以國恥爭。不以私憤爭。甯謂具  
賊性者之無用耶。若夫安於奴。習於奴。懼懼若無氣者。吾其何取於是。則謂是書之  
仍有益於今日之社會可也。閩縣林紓敍

緣起

數年前。候屆初冬。爲蘇嚕部惡戰之前。有白種人。踰那達勒遊歷斐洲之中。遂得其  
軼事。顧此白種人殊無令名。且於是書無所關係。遂佚而弗書。其人之來。載貨二車。  
赴比托利亞。比托利亞者。在斐洲南部。脫國之首郡。時冬寒逼人。無芻供牛。凡駕牛  
爲車者。恆不能自達。白人大惶怖。遂極力護其牛。不令餒死。然冒寒首塗。爲狀至艱。  
而此白人躬自奮勉。不以長道爲恤。尋至一村。曰斯登角村。舊名達沽沙。卽查革村。  
爲蘇嚕名王。白人方去斯登角之夜。天乃奇寒。凍雲四合。星隱不見。白人自謂。設吾  
身非在那達勒中者。則盼雪之心殷。且期雪之立至。蓋吾在蘇格蘭時。每見釀雪之  
天。恆如此。無如今在道中。又不以雪爲幸。旣又自慰。那達勒多年無盛雪。寒威或不  
逼人。乃以酒自溫。復進煙斗。訖。入毳幕而臥。幕蓋並二車。其上張幕耳。凝雪旣逼。瞿  
然而醒。而牛聲號寒。狀甚慘慄。白人聞牛呻。乃探首幕外視之。而徧地瓊瑤。空際尙  
霏霏弗止。雪乘尖風。四週逼人。白人遂起立。以厚毳被其身。呼諸侍者起。侍者方臥。

於車下。在寒夢中亦醒。肌寒起粟。出首氈外。白人遂作蘇嚙語。語其侍者曰。孺子趣來。吾牛瞬息且死。爾輩趣以牛近吾車。人畜相倚。或且得氣自熱。並得物少。蓋其體。白人遂出燈。然之。引牛近車。拼擋移時。始定。時蘇嚙侍者手僵欲死。幾不能引牛糜。乃拓二車相距稍遠。車之中心容三十六牛。各糜繫以繩。白人指糜既復入幕。侍者寒甚。乃進火酒。以敵寒威。飲既。登第二車。張車幕於前。蔭其身。少須。萬聲皆寂。而牛呻亦止。白人復醒。自念雪更下。弗止。吾當寬牛糜。牛固不能耐。如是嚴寒也。語未出。聞大車震震有聲。似牛糜斷。又似牛蹄蹴踏聲。白人復起視。見牛羣散失。念此牛之逃。或自覓溫暖之地。然一分鐘後。三十六牛皆杳。夜中雪盛。無可爲力。計惟有遲明時。更作區畫。時四望漫漫皆雪。牛迹都杳。白人乃問侍者。將何計得牛。然應者均紛紜無策。必待雪止。再覓失牛。白人曰。然則吾輩坐凍雪中矣。縱使亡牛。爲價僅四百鎊。乃以命殉之耶。已而御第一車之僕始言曰。吾主此牛之亡。誠莫知其所在。且莫卜生死。然此中有小村。居一神巫。名曰瑞德。其人甚老且耄。尚有術解。苟亡牛。問之。

皆悉白人曰。鈍哉奴也。然雖如是。彼村中暖。或不如野宿之冷。今饋之火酒。及鼻煙。  
以代土宜。遂行至瑞德之門。入面瑞德。狀如陳死人。骨立而已。且盲其目。左手皺而  
白。不類黑種。筋縮不能伸。見白人卽問曰。白人來此問瑞德何爲。詎君白種人。亦推  
我崇識。尙待余臂助乎。若果以誠意至。雖違君教律。吾亦爲之。即違律過。固在君。吾  
不惜爲君刺取。以見吾蘇嚕神巫之能事。嗟夫丈人。吾知汝來意矣。君來非欲得牛  
乎。彼牛寒。脫繫自尋溫暖之地。是乎。白人曰。然。神巫耳聽。乃精審如是。巫曰。人固以  
我爲聾也。雖然。吾目即盲。揣狀亦得丈之大致。今丈少坐。待吾入定。爲丈叩所問事。  
遂寂然凝思。少頃。言曰。白人丈。有園圃在多松之下。有諸。以老朽度之。必然。必然。自  
園圃叢生密諾沙樹。在其村中。偵之。必得一村。村中居一布兒斯人。右掌缺其一指。其人亦有  
牛。一黑而鉅。爲斐洲種。一駢而獨角。且小。爲蘇嚕種。一則斑色也。死於雪中。丈不之  
得矣。丈今趣以人往。必得牛歸。惟老朽卜若靈者。決不受值。余老矣。安能以奇闕之。

言乞人之惠。矧老朽富而多貲。不汝求也。白人聞言。初駭而終鄙之。以爲言過其實。然亦使人往求。乃居瑞德村至十一日。償牛者果以牛歸。惟斑牛不見。白人大悅。遂不復鄙薄瑞德矣。此十一日中。白人必至瑞德家坐談。至於夜深而止。十一日中之第三日。白人問瑞德。何以左腕枯白而縮。並詢以洛巴革尼達事。以瑞德言時。稍及此二人也。瑞德遂告白人以故事。如吾書所記者。日復一日。至於竟篇而已。此書所列。尙多遺漏。以瑞德所言。與本書無涉者。遂亦從略。今不知述此事之人。有無搜括或遺者。惟書中及圖中所發見。均確有所據。不爲浮妄。綜全書括之以一語曰。古戰士之列傳已耳。此書敍瑞德以矛剃查革。則至詳盡。歷歷如繪。彼人語至切要時。不特浩歎。且至飲泣。其人能摹聲如優人之登場。奇狀百出。顧其人雖生。實如陳死人。以年壽核之。倍於人間之長壽者。逾死限數矣。凡彼所談。實足啟發人智。且其事實。無人能知之。無人能聞之者。此白人卽述其所言。爲世人言之。蓋蓮花娘之軼事。及諸傳中之人。白人聞之。甚感動。故陳之於簡編。以取證於世之君子。定其虛實與否。

至此白人之責盡矣。以下均述瑞德之言。分三十六章以行世。

按此白人者。託名也。卽哈葛德自謂。

鬼山狼俠傳 緣起



鬼山狼俠傳題辭

念奴嬌

瘴花蠻草。驚憚。催吹落靈風。夢雨無限情。根蔓不盡。隨處苗芽抽縷。筍密黏天蓮香。  
出水春去。誰爲主。笑渠摩勒惺惺。還戀眉嫵難得。紅淚朝冰灰心。晚燼老病猶能。  
武骨肉煩冤。連肺附索。借恩讐血補驅牡。從狼搜神。罵鬼渾把頭顱賭墳。胸魁壘探。  
喉憑稗官吐。

山陰金爲鶴笙父

鬼山狼俠傳 題辭



二